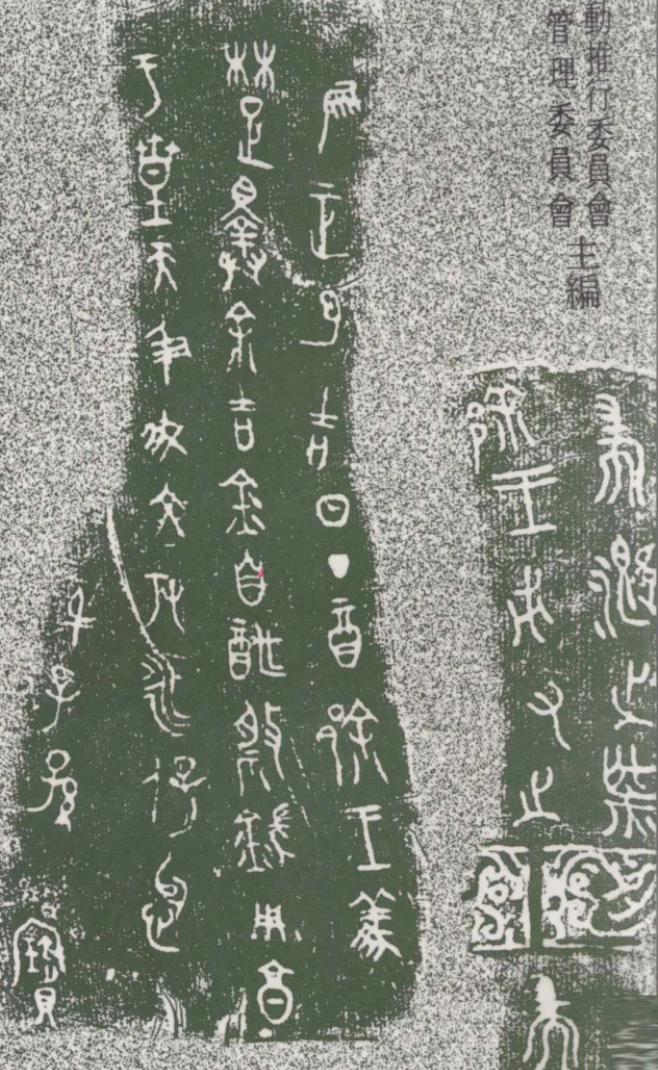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編

中國文學講話

(七)兩宋文學



中國文學講話——七兩宋文學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文學講話

(七)兩宋文學

民國75年6月一版一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

發行人：熊 嶺

出版者：巨 流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613室 10035

電 話：(02)3711031 • 3148830 • 9246285

郵 購：郵政劃撥帳戶 0100232-3 號

印刷者：長達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4弄21號

定價：臺幣 350 元

如有裝訂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序

宋 楚 瑜

楚瑜到文化工作會之後，依建制兼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過去，是前主任周應龍先生兼任，他已做了不少事，像文藝研究班的古典文學講授，便是周先生創意的。這一循秩文學史的系列課程，業已講完七期（依次排列是第十三期），兩宋的時代已講授完了，以後，還有遼金元以下，明、清兩代。當楚瑜獲知這個班辦得成績卓越，只能容納三百人的場地，授課期間，竟座無虛席，而且還編印講義，且每期編印一本，每本篇幅都在四十萬言以上，厚達五百頁以上，心頭也頓感興奮。這一情事，不惟說明了工作者的認真負責，更付出了心血與辛勤，也說明了現社會的安祥與求知問學者的熱誠。

楚瑜知道到班聽課的人士，沒有年齡性別之分，雖有十八歲到七十歲的年齡差距，但四十五歲以下者，仍占半數以上。從職業上看，多為軍公教人員，從程度上看，大專以上者過半；且有在大專任教者。荀子有言：「學不可以已。」那麼，凡是到這個文藝研究班聽講者，無不深蘊斯一力學不已的心志，令人敬佩。當然，更由於我們邀請的教授，個個學專術精，所排課程，亦適大眾需求。說來，

這更是本班辦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雖說斯一循秩文學史乘的課程，到明清告一段落，但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饒，可授課程，幾無止境，所以我們在文學史乘的課程告一段落後，尚可安排專書、專人、專題繼續講授。只要大家有興趣學之不已，我們一定會為大家繼續服務的。

本班只是一個社會服務性的文化活動，主要目的乃在於為復興我國固有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而略盡棉薄，是以課程的安排，著眼於輔佐社會大眾去從事學術研究與創作。另外，我們還舉辦了一個討論現代文學的研究班，輔佐社會大眾去從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創作。傳統的意義是交付與承祧，古諺云：「推陳而後出新」。這話又何嘗不是我們創辦文藝研究的意旨呢！

最後，楚瑜要謝謝到本班授課的教授先生，除了到講臺上舌乾唇焦的諄諄口授，還要為這本講義付出時間與精力訂正，甚而執筆重寫。想來每感不安。更要謝謝代我執行班務的許鄧璞先生，還有主持教務並兼編這本文學講話的魏子雲先生，由於他們二人的負責盡職，使我們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為社會大眾提供了這一小小的貢獻。不過，缺點或不能免，尚有期乎教益！

目錄

宋楚瑜一序.....iv

第一篇 兩宋文學概說

黃錦鑑一兩宋文學概說.....三

第二篇 宋代散文

王更生	歐陽修	二七
王更生	曾鞏	五一
蔡信發	王安石	六九
廉永英	蘇洵	八一
許鏗輝	蘇軾	一〇三
許鏗輝	蘇轍	一一一
許鏗輝

第三篇 宋代詩歌

汪歐陽修	中	一五五
黃啓方	三	一七一
汪黃庭堅	中	一九三
黃志民	南宋四大家	二〇五
龔鵬程	江西詩社宗派	二二五
杜松柏	宋詩的特色	二五九
張子良	張先、柳永	二八三
王熙元	大小晏	二九九
王熙元	歐陽修	三一七
張夢機	蘇軾	三三一
丁原基	秦觀	三四三
洪惟助	周邦彥	三五三

第四篇 宋代詞曲

林政儀	李清照、朱淑真	三六九
傅錫壬	陸游	三八七
洪惟助	姜夔	三九九
張夢機	辛棄疾	四〇七
陳滿銘	吳文英	四一九
閔宗述	張炎	四二九

第五篇 宋代小說

賴芳伶	話本小說緒論	四四一
葉慶炳	短篇話本的常用佈局	四八五

第六篇 宋代戲曲

李殿魁	南戲綜說	四九九
-----	------	-----

第七篇 宋代文學批評

張健	宋代文學批評	五一五
魏子雲	編後記	五三七

第一篇
兩宋文學概說

兩宋文學概說

國文研究所所長 黃錦鎧 主講

兩宋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有許多和過去不同的地方——在學術思想上，兩漢是經學，隋唐是佛學，兩宋則是理學，而且是最興盛的時代；在文學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佔了六家：韓愈、柳宗元屬唐代，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和蘇家三父子則都屬宋代。雖然宋詩在某方面不如唐詩，但宋詩也有屬於它自己的獨特風格，尤其是宋代理學家的詩，一般都認為最有它的特色。詞，可以說是宋代文學的代表，如後世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詞，代表了宋代文學的特點。而宋代更有詩話。中國之有詩話，是從宋代開始，如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即是歷代詩話中的第一部；有了詩話，也就有了文學批評。雖然六朝的時候已經有了「文心雕龍」及「詩品」、唐朝司空圖也有「二十四品」，但都沒有宋代那麼興盛。至今所能看到，不論可靠的和不可靠的詩話，一共有一百多家。由此可見，宋代在文學上是居於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此外，在科技方面，宋代的造紙術和印刷術也非常的發達，這在文學書籍的大量流通上，及對文化上都有極大的貢獻。

由於兩宋文學的範圍包含太廣，限於時間不可能講得很完全，以下略就散文、詩、詞、詩話等四

部份分別來談談。

一、散 文

唐、宋兩代是散文發展的重要時代。通常我們稱的唐宋八大家，在唐代是以韓愈、柳宗元爲首，但到了晚唐的時候，因古文運動漸漸的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駢麗文的興起。到了宋初，文章還是崇尚駢麗文，如楊億、劉筠、錢惟演等爲文號稱西崑體；他們繼承六朝、唐文章的風格，也可以說是六朝唐初文章風格的再起。當然，對此也有人反對，如王禹偁、柳開、范仲淹諸人的古文，他們或以平淺質樸的散體說理記事，或以清真平淡之音表現江湖處士田園隱逸的生活情調，但都沒有收到多少效果。一直到歐陽修出來，倡唐代韓愈的古文，局面才爲之一變，不過當時也受到了如西崑派的許多人的反對。然或因時勢所趨，或因另方面主觀的因素——乃歐陽修等這些人極爲努力，不管別人的反對，一意向古文方面發展；當然其中也有客觀有利的條件，如歐陽修爲科舉考試的主考官，主考官可以決定考試時文章只准用古文，不准用駢體文。但這條件並不足以扭轉當時的風氣，其主要的原因即是古文與西崑兩種文體的比較，駢體文只注重形式，而沒有內容。所以歐陽修提倡古文，反對內容空洞、詞藻華麗的文詞。而這種號召，使得一般人感覺古文比浮豔的西崑體要好得多。其次是，一種文體的產生，雖能得到許多人的推波助瀾，但如果這種文體的主觀因素不夠，也不可能興盛起來。就像很多人認爲漢武帝因提倡儒家思想，所以能夠支配中國社會這麼久。其實不然，即使皇帝和政府的一

再提倡，如果主觀條件不夠也不可能；又如秦始皇用高壓政策來壓制百姓，結果不是很快便滅亡！可見主觀條件不夠，即使經政府提倡，也是不能久長的。古文當時雖受到西崑派的反對，但古文本身還是有它優良的條件，不像詞藻華麗、內容空洞的文體。

歐陽修的文學觀點，大體上是繼承了韓愈的文以載道，只不過韓愈比較重「道」，而歐陽修則比較重「文」。然事實上晚唐以後，韓愈的文體已漸漸被埋沒了，一直到歐陽修起來提倡、宣傳，韓愈的文章才又為世人所瞭解，最後達到天下學者皆非常仰望的盛況，大家都爭相學韓愈。當時歐陽修不單提倡，且又另有發展。因他認為學韓愈的文章，即使學得再像也不過是像韓愈而已。而後來歐陽修之所以能成為歐陽修的文章，其實只是在韓愈的基礎上發展。一般而言，韓愈的文章比較艱深，他就自己曾說：「詩文無一字無來歷，無一字無出處。」所以比較艱深。此外，韓愈的詩也充滿了詭僻奇險。歐陽修的文章比之就較平易流暢，沒有韓愈文那種艱深的毛病。在風格方面來說，韓愈重氣質，他的「答李翊書」中說：「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歐陽修則重氣勢、神韻。風格之不同除因客觀的因素外，和主觀性格亦有關係。假設歐陽修只是一味的學韓愈，學得即使很像，也就不可能成為歐陽修了。

此外，歐陽修在文詞方面、風格方面也有其獨到的地方，而他的散文，無論是氣勢、議論，或抒情，各方面也皆有很高的成就，如他的議論文——「朋黨論」即是一篇很好的政論文章。歐陽修的文章有時表現了強烈的主張、嚴密的邏輯；有時也表現言詞鋒利和嬉笑怒罵，而「祭石曼青文」所表達

感情的悲涼悽慘，言詞中滲入真感情，更是歐陽修感人的特色。其「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這些文章的膾炙人口，幾乎大家都可隨時朗朗上口。尤其「豐樂亭記」，在描述全亭風景之後，又插入五代干戈的一段。在文章的寫法上來說，是不連貫的，會覺得平淡得很，然這就等於「小橋流水人家」，流水之上，有小橋；初看流水和小橋沒有關係，可是放在一起，就變成爲有關係的整體，令人低迴吟誦，感慨無窮。而「醉翁亭記」中，山水景色，遊人之樂；文章簡短，清心嚴肅；寫山，忽然又寫情，忽然又寫醉翁，忽然間又悠遠的一起歸結到太守之樂，暗示了與民同樂的景況，真可說把柔情與山景融成了一體。文章寫的最好的是寄情於景，然後至情景不分。而情景不分則是文章的最高技巧。

再說，歐陽修亦很擅長於在很淺俗平易的文章中表現他獨特的技巧。後來的人時常提起的他最有名的歷史著作「五代史」，也稱做「新五代史」，其中每篇不僅都寄有深意，而且因這類文章都是弔古傷今，感慨無窮，雖然都是歷史上的事實，却很多都是值得警惕的。他在每篇必用「嗚呼」二字，本來凡寫歷史的人通常都會加上自己的意見，如太史公寫「史記」，每篇之後都有「太史公曰」以說明自己的意見；班固作「漢書」，篇後亦必有「贊曰」，寫自己的見解；「後漢書」稱「論曰」；「三國志」叫「評曰」，其後大概都脫不了這個範圍。然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則大不同於前，他加上「嗚呼」，所以有人亦稱「五代史」爲「嗚呼史」。當然，這「嗚呼」二字也並不是無的放矢，或是憑空的感情；用「嗚呼」只爲發端，是他認爲事件可嘆，因爲五代的時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是個空前混亂的時代。

由歐陽修感嘆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文章驚險之處、文字技巧，和他深深的瞭解文章的奧妙。比如他的「秋聲賦」，雖是在描寫秋天的聲音、秋天的景色，但在鋪敍方面，其對話的形式，却有完全感人的特點，充滿著凌厲肅殺之氣，是一篇含有濃厚詩意的散文賦（這也是他根據道家思想得來的）。所以我們說歐陽修的文章是以神勝，韓愈的文章是以氣勝；而落在文章上面，風神就顯得比較抽象。

隋唐之後，不但佛教起來，道家思想也跟著興起。唐朝因為皇帝姓李，而老子也姓李，所以對老子的道家特別提倡，又因為老、莊並稱，所以老莊的道家思想在唐代極為興盛。不過，佛家的禪宗、天台宗在唐代末年也極興盛。到了宋代，佛家依舊很興盛，而道家思想也很流行。因此，宋代的文章也就走入了情境取勝的境界。在我以為文章可分為兩個途徑：一是指導人生方向，一是提高人生境界。漢代的文章大都屬於指導人生方向；到了魏晉以後，道家思想起來，文章就多為提高人生的境界。但其實最好的文章還是兩種的綜合，因提高人生境界是比較抽象的。歐陽修處在道家、佛家思想興起的時候，自然不免受到影響。根據前人的筆記說，歐陽修在逝世之前，讀了「華嚴經」八卷之後，然後才瞑目。雖然這件事情不一定可靠，但却可見出宋代對佛學是非常重視的。因此，使得宋代的文章又另有了一種風格。總而言之，歐陽修的散文是由韓愈的散文基礎上來發展的。而他在詞語上的更加平易清新、更具有矯情的色彩，正可以說是他的特點和個性。反觀之，韓愈的文章則文以載道

爲主，偏向於指導人生方向。

宋代在歐陽修之後，文章因受到佛、道的影響，比較注意境界方面。而歐陽修的散文由於有詩的素養，因此後人又常把他和韓愈並稱。但其實韓愈是一個風格，他則是另一個風格。在宋代的文章中，歐陽修可說是文壇的領袖。不過另一位——王安石，雖是政治家，但文章也非常有名，如「上仁宗皇帝萬年書」，即全篇一氣呵成，是一較偏於法家的作品。明朝茅鹿門說，法家的文章像山裏的水，當流出來碰到石頭時，就在那裏廻旋流轉，始終流不出去，如韓非子的文章即有嗚咽悲憤之氣。這種說法是很正確的，而這種文體對後世亦可謂有著很大的影響。

王安石之後又有蘇東坡。蘇東坡在宋代可以說是全材，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十項全能」，言換之，即什麼都非常好——文章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有蘇門四學士之稱，如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即是他門下；詞有特殊的風格，由這些看來可以說他真是一個天才。南宋人評他是古今議論文之極，事實上，他的議論文也著實沒有人能夠比他的更好。他自己說平生最快樂的事就是寫文章：「意之所至不論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如此者。」此自然是因他的文章寫得心應手非常之好，才會有此感覺。如果一個人拿了一枝筆，幾天寫不出一個字來，那麼對寫文章當然也就沒有興趣了。

蘇東坡以爲寫文章應該如行雲流水，沒有定止；但要「行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這句話後來成爲了後人行文的典範。此外，蘇東坡最高明的地方在於會無中生有，長於捕風捉影。風怎麼捕？影子怎麼捉？而由此正可以說明他的才氣之高。同時，他也曾說，人少時要氣象崢嶸，所以主張寫文

章開始時要明朗絢爛，待到了極點之後，便應趨於平淡。由此更可見，他的文章是千錘百鍊出來的。

再說「無中生有」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蘇家父子最拿手的。所謂無中生有，是憑空發揮。此一技巧早先是司馬遷的特長，如「伯夷列傳」，它的故事可以說非常簡單，原本沒有幾句可說，可是司馬遷用了孔子六藝、顏回道德，拼湊起來，就變成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蘇家父子可謂完全學習了「史記」這種憑空發揮，無中生有的寫法。蘇氏這種寫文章的方式，由「赤壁賦」中便可看出，本來是遊記文但又像是寫議論文，這就是無中生有。當然這也並不是說他的文章寫得不好，而是指他運用文學的技巧非常高明。因此在後人中也有說「赤壁賦」是學「伯夷列傳」的，但事實上「赤壁賦」中是含有道家、佛家、儒家思想的。這也可以說明蘇軾是非常高明的，是繼歐陽修之後非常傑出的散文家。

另外，北宋很多文學家大都有所偏，比如說，會作詩的人，詞未必好；會詞的人，文章未必佳。其中唯有蘇東坡可說是全才，而他也正是開拓宋詞風格的第一人。一般而言；詞多趨於豔麗，幾乎沒有不談到女性的；可是蘇東坡却能夠把這種風格轉變過來，把宋詞推展到從未有的境界。因此蘇東坡的詞，在宋代可以說是一枝獨秀。在詩方面，人稱「蘇門四學士」，如晁補之、張耒、秦觀、黃庭堅等都受蘇東坡的影響；散文方面，蘇東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著極傑出的成就，他自號東坡居士，四川人，出身於文學世家，他的父親蘇洵，弟蘇轍，後人稱為三蘇。在此特別要介紹的是蘇東坡，他可說是代表宋代文學的靈魂人物，而宋代文學在各方面可說都與他有關。他的思想是複雜的，如他有濃厚的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他的「水調歌頭」詞說：